

新纪元学院学术丛书系列

New Era College Academic Series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

*Psycho-Analysis and A Critiqu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王睿欣 著

 新纪元学院
NEW ERA COLLEGE

DK076(B)

Wholly owned by Dong Jiao Zong Higher Learning Centre Bhd (250270-A)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

王睿欣 著

*Psycho-Analysis and A Critiqu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Wang Ruixin



Wholly owned by Dong Jiao Zong Higher Learning Centre Bhd (292570-A)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

Psycho-Analysis and A Critiqu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作者/Author: 王睿欣 (Wang Ruixin)

校对/Proofreading: 王睿欣 (Wang Ruixin)、苏逸云 (Su Yee Yoon)

索引/Index: 王睿欣 (Wang Ruixin)、苏逸云 (Su Yee Yoon)

排版、封面设计/Typesetter and Cover Design: 刘丽仪 (Lau Li Yi)

出版与发行/Publisher and Distributor:

新纪元学院/NEW ERA COLLEGE [DK076(B)]

Blocks B&C,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联络号码/Contact No.: + 603-8739 2770

传真号码/Fax No.: + 603-8733 6799

电邮/E-mail: nec@newera.edu.my

网站/Website: www.newera.edu.my

印刷/Printer: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VINLIN PRESS SDN. BHD. (25680-X)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联络号码/Contact No.: + 603-8061 5533

传真号码/Fax No.: + 603-8062 5533

电邮/E-mail: vinlinpress@yahoo.com.my

网站/Website: www.vinlin.com.my

出版日期/Date of Publication: 2015年7月/July 2015

版次/Edition: 第2版/Second Edition

国际书号/ISBN: 978-983-3527-65-6

定价/Price: RM30.00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Wang, Ruixin, 1977-

[Jing Shen Fen Xi Yu Fa Lan Ke Fu Xue Pai De Pi Pan Hua Yu]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Psycho-Analysis and A Critiqu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作者王睿欣.

(新纪元学院学术丛书系列=New Era College Academic Series)

Includes index

ISBN 978-983-3527-65-6

I. Psychoanalysis. I. Title. II. Series.

150.195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 © New Era College, 2015

序

现代工业文明对工具理性的高扬与扩张，一方面造就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的异化和主体性的丧失。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悖论和病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代文明的弊病进行了诊断和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评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更是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许多学者从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工具理性批判、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等角度去评析或研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多重视角。但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却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失：没有从社会批判理论形成和展开的整体逻辑上探析过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援引与整合。而事实上正是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援引与整合中，法兰克福学派才形成了它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核心——意识形态批判。因此，要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就不能离开它的意识形态批判，而要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就不能绕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王睿欣博士的专著《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对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整合精神分析而展开的社会批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这就为我们了解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

福柯曾说过，如果我年轻时就遇到法兰克福学派，除了评论他们的工作就再也没有让我动心的事了。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的魅力可见一斑。而这种魅力则集中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对现代文明的病理学分析与诊断上。正如该书所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意识形态批判一方面解蔽了现代社会文明对个体的压抑性质；另一方面对感性生命的价值优先权给予了充分的正当性论证。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批判上的独树一帜恰恰是通过对精神分析的整合来实现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弗洛伊德在把人的心智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基础上提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心理图式，为我们揭示出社会文明秩序中人的主体性的永恒分裂：每个社会主体为了生存的需要都要对自己追求快乐和满足的本能欲求进行压抑，必须按照社会秩序所设定的“现实原则”而不是自身的“快乐原则”进行社会生活和生存斗争。因此，弗洛伊德指出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本能进行压抑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学引入了社会文化领域，从而不仅发现了作为个体的自我欲望与作为集体的社会欲望之间非同一般性的真实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找出了本能欲望被整合为压抑性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结构的秘密——虚假的意识。弗洛伊德指出，宗教、文化、艺术等观念意识通过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自恋性质的满足而把人的真实欲望和本能清除于现实生活之外，压抑成为人们无从知晓也无法理解的无意识。意识观念对本能的这种虚假满足掩盖着社会文明对人的真实压抑，从而将主体消解在自我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幻觉之中。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剔除这些压抑欲望的社会意识符码，解放主体的本能力量。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弗洛伊德把意识看作是不真实的“虚假意识”，这与马克思所揭示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具有某种相似性。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是其虚假性，社会观念体系的虚假性也主要地体现为它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与弗洛伊德从人的本能和心理结构中去探究意识的虚假性不同，马克思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把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必定能为马克思的宏观意识形态批判补充心理学的要素，从而在个体的心理结构中解蔽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运作机制，即它是如何作用于人的意识而压抑和控制人的。而这是意识形态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统治方式所提出的时代课题。

正是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作为研究基点，王睿欣博士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批判话语为线索，对法兰克福学派整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路进行了整体考察和系统梳理。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借鉴和吸取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和文明压抑理论，通过对人性的异化、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人格、文化工业、工业文明的一体化、人的扭曲的交往等现代文明病症的心理分析，揭示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社会性格与社会无意识、同一性逻辑、虚假需要和语言符号等无意识的侵入方式来消解个体的批判反思力，从而实现现实社会对个体精神和心理的控制的。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以精神分析的自我人格理论和性欲理论为线索，试图通过爱的人本主义伦理学、非同一性逻辑、非压抑性文明的构建和被扭曲的交往的修复，来重塑不为意识形态“操纵”和“欺骗”的自主性自我，使个体从社会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恢复其感性生命的存在。

该书依循从理论背景入手，经过具体的分析和阐释达到总体上的认识与评价的基本思路，并在历史分析与用唯物主义观点评论的结合中，对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理路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论述和理解。据此，作者揭示出，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通过整合精神分析来诊断现代社会、进行社会批判的具体视角和着力点各不相同，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第一，破解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操纵性。第二，拯救被意识形态所消解的个体。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王睿欣博士

对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整合精神分析而展开社会批判的致思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有价值的进展。现在她的著作要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为之高兴，并祝她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王南湜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2015年4月于南开园

自序

发端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作为一场开启现代文明的思想文化运动，一方面把人们从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中解救出来，走上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道路；另一方面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通过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建立起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近代的欧美革命、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无不以此为精神动力；自然科学的无限探索、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工业革命对整个世界面貌的改变无不以此为力量源泉。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现代性的文明时代。历经了几个世纪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文明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人们开着各种牌子的汽车进出各种现代化的场所，却不得不呼吸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小孩子坐在舒适的沙发里吃着汉堡、喝着可乐、看着最新的电视卡通片，却不能想象一朵花开放需要那么长时间，而不是卡通片里的几秒钟；学生在课堂上匆忙地抄写着老师给的标准答案，却不想问“为什么”；大人、小孩都低着头拿着平板电脑和手机忙着刷屏和游戏，却不愿彼此交谈一句。生活似乎更先进、更便捷、更美好了，但人的想象力、思考力、自主性、批判性，这些专属于人的能力也在这种看似“美好”的生活中被消解了，人的生活已被所谓的“文明”程序所控制。

“启蒙”的本意是“光明”，启蒙运动旨在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但是令开启这项伟大运动的先贤们没有想到的是，理性这个启蒙运动的利器已经从消除蒙昧、构建文明

的良药片面化为“工具理性”，并由此成为可以操控一切的现代文明程序。因此，人没有因为理性的指引而走向光明，反而走向了非人化的现实。对启蒙运动、工具理性及现代文明的反思，是20世纪以来思想学术界的重要主题，法兰克福学派便是进行这种反思的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其社会批判理论正是在这种反思中得以建构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对工具理性和现代文明透彻而深层的诊断，更在于这种诊断是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中展开的，从而具有了其他思想流派所没有的穿透力和批判力。本书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来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及致思路径，从而揭示其对现代文明、工具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独特之处。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共六章来展开。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本章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评介为认知背景，追溯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整合的历史与传统，从而为阐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提供一个理论前提。第二部分包括二、三、四、五章，这一部分通过具体解析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社会心理学、霍克海默、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和启蒙辩证法批判话语、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明及爱欲解放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形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批判话语整合精神分析的系统论述。第三部分即第六章，本章试图对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理路进行一个总体评析，从而较客观地揭示出这种理论整合的利弊得失。

本书的选题和写作，都得到了我的导师——王南湜教授的悉心指导。王老师在百忙之中仔细地审阅了全书，严整了框架结构，也规范了我的文风。看着原稿中细致的批改意见，我不仅领会到了为人为学的道理，而且感受到了老师的殷切期望。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副院长文平强博士对本书的出版及编辑提供了很好的意见与帮助，并在学术研究上给了我很多指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及莫顺宗院长对本书出版提供的资助与支持。

感谢我的同事苏逸云小姐对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所做的辛勤工作，感谢所有为本书出版提供帮助的同仁们。

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整合精神分析构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系统研究还较少，本书也只是在这个研究课题上做了初步的尝试。本人学识有限，书中错漏之处，诚恳地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王睿欣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讲师
2015年4月

导论

生活世界无止境，人类的思考无止境。纵观整个20世纪的思想长河，学说派别林立、理论纷繁复杂，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但对这些思潮进行深入的探析，却能发现同样的线索，他们基本上都不同程度的汲取和继承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犹如三颗璀璨耀眼的星辰闪烁在近现代思想的天空中，对于20世纪乃至后来人们的思考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把历史世界（意指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从神话故事中解放出来，使之从科学理论上加以思考成为可能。尼采挖掘出以传统哲学构式不能接近也不能思考的领域，开辟了从原理上思考它的可能性。弗洛伊德首开对人类‘精神’之深层的探索，发现了无意识的领域。”¹他们通过各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学说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意志的传统理解方式，将人类的思考引入到一个新的境地。因此，他们被誉为近现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三位思想家，堪称当代思潮的宗师，也是引发当代思潮爆发的“导火线”。在三位思想家的理论中，马克思的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最不相关甚至是对立的思想，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却发生了内在的关联。马克思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来建构人类解放和自由理想，弗洛伊德基于个体无意识和微观心理学去探究人性和社会。两种理论看似南辕北辙，实际却暗含着某种契合，正如一些理论

¹ 今村仁司、三岛宪一、鹭田清一、野家启一：《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现代思想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对相同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海涅说：“钻石之间的摩擦将会使所有的钻石发亮。”那么思想与思想的对话，特别是两种伟大思想的碰撞必将激发出更富创造性和震撼力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整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批判话语，从而成为这种思想对话的典范。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劲旅，不但以其成员众多、历史较长而闻名于世，更以其理论的创新、极富创造性而独树一帜，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独创性来自于它始终以开放性的态度来对待各种学说和理论，兼收并蓄，进而建构自己的批判话语。它试图把马克思理论与其他思想理论结合起来，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实际的考察，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业社会作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批判，形成了跨学科综合的、以否定为特征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方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另一方面对新的时代状况和理论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视角与解说，从而备受社会和学术界的瞩目与重视。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理论成就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密不可分。通过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打开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路径，这使精神分析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学术思想进行借鉴和综合的最为重要的一维。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建构自己的批判话语时几乎都与精神分析学说发生了联系：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社会心理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研究和文化工业批判，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明和爱欲解放理论，哈贝马斯的方法论、认识论重建与交往行为理论，要么在范畴方面，要么在方法方面，要么在理论方面，整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从而建构起各自的具有代表性的批判话语。

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所造就的物质富足、精神痛苦的现实生活悖论，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他们认为这种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以科学技术为坚强后盾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并通过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保证人们精神生活的自由和民主。但是，在工业文明富裕而自由的外表下却掩藏着对个人的强烈统治和压抑。工具理性的泛化对生活世界的侵入，造成了人的异化和对整个社会的极权主义和精神控制，从而使人性 and 人的精神世界分崩离析。这种异化不仅仅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的异化，更是一种精神和心理的异化。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和统治不再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是一个凸显而清晰的文本，而是诉诸于日常生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实践，以一种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方式被遮蔽起来。同时，工业文明以其外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使这种潜在的统治和压抑变得正当而难以拒斥。因此，透过对处于工业文明中的“单向度的人”的精神和心理的解析，来揭示这种隐形的意识形态的压抑和控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所要面对的新的时代课题。这要求该学派一方面要揭示“工业文明”的压抑和统治；另一方面，要对这种压抑和统治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寻求新的概念和解释方法。注重从微观角度对社会作文化、心理研究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恰恰能够为解释和说明资本主义异化的新特征提供理论支持，这为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提供了契机。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马克思曾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的解放，是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到了20世纪发达工业文明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最后一个环节，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条件的成熟而有所突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然不断有危机发生，但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而是形成了无产阶级对现有社会和制度的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似乎产生了脱节，马克思的理论预见并没有转变为相应的现实，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代实践，马克思的理论似乎出现了危机与缺口。基于这一认识，法兰

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之间，存在着日常心理状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由于受到潜在的限定、阻止和压抑，而停留在日常心理状态，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谓的“无意识”阶段。因此，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从“无意识”转变为“意识”之前，革命不会胜利。对法兰克福学派而言，马克思理论之所以出现时代的危机乃是在于其过于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忽略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入批判，未对经济基础如何转化为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给予充分而具体的说明。由于在马克思理论中缺乏一个能够沟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转机制和中介环节，从而不能填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现实沟壑，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所遭遇的现实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经济基础往往是通过在人的性格基础上形成的相应的社会性格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发生联系。因此，关注人的性格和微观心理的精神分析学说能够弥补所谓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不足”，阐明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纽带。这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被纳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之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石。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马丁·杰伊评论说：“社会研究所试图把精神分析引入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是勇敢而有挑战性的一步，也是它力图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紧身衣的标志”²。

精神分析学说是弗洛伊德创立的集医学、文学、宗教、伦理、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于一身的复杂的理论话语体系。他的“梦的解析”、“本能”等理论已渗透到现当代的各种批评语境中，对世界文化思潮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也不例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学说之间有着某种潜在的对话关系。其一，两者都看到了意识的虚假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指出：资产阶级的意识掺进了主观的心理动机，只能像照相机一样停留于对社会存在颠倒反映的“虚假意识”的范围内，始终达不到对社会

²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存在正确反映的“真实的意识”；弗洛伊德则透过个体“无意识”揭示出由于个体把虚假的意识当成真实的，而将真实的欲望和冲动压抑成为无意识，从而使无意识被遮蔽和歪曲的心理机制。其二，两者都洞察到了社会对人的奴役和控制。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社会对人的异化以及异化的经济根源；弗洛伊德透过精神心理分析认为，社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处处是以对个人的本能控制和压抑为代价的。面对同样的问题，马克思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考察，弗洛伊德从个体心理角度予以关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去补充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并以此作为建立新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本课题。³

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潜在的对话关系不仅使法兰克福学派把精神分析引入马克思的理论成为现实，而且也使这种援引、对话和整合成为有意义的理论实践活动。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通过整合无意识、性格、自恋等心理学范畴对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进行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批判，用精神分析的个人意识形态批判来弥补马克思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不足”，从而解决新的时代课题，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二）通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性欲、本能、压抑性文明等理论和自我反思等方法的援引和综合，为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理论寻找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出路，并建构起以人本主义社会心理学、爱欲解放论、交往行为理论为代表的批判话语，从而探索超越意识形态的路径；

（三）通过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性援引和综合，剥离其经验科学的实证主义外衣，使精神分析学说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和重建。

因此，精神分析学说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建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赋予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新的活力和潜能，推动其创造性的发展，使其具有了很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者霍克海默所说：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石之一，没有精神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就不会是这

³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8页。

样。⁴但是，对精神分析的整合也使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上不断游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背离马克思的轨道，而将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化。从这个角度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不仅使它的理论特色得以彰显，而且也使其理论缺陷同时得以凸现。因此，只有充分认识精神分析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影响，才能深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只有对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理路进行探析，才能深刻领会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话语的思维构架和理论特色。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理论理路进行整体上的梳理和分析，使这条独特的哲学理路突显出来，得以系统化和清晰化。在此基础上，对这条哲学理路本身进行反思和评析，揭示其进退得失，为处于现代化道路中的哲学理论和批判话语提供一定的借鉴。本书所做的这项研究工作对于深化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应当是有意义的。

二

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综合起来创建新的理论，这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首创。最早寻求这种“综合”的是奥地利学者赖希，他写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性格分析》、《性革命》、《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等一系列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著作，成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⁵的开创者。之后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把这种“综合”推向了高潮并成为了一种学术传统。后来经过范农、查列茨基的承袭，到了后现代则经过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的发展，使这种“综

⁴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⁵ 学界常把“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法兰克福学派。而事实上，所谓“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称一个学派，而是指当代综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不只是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而是来自于各个不同学派。因此，“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称而涵盖整个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也不能代表“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而包含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思想。

合”又得以延续。在整合精神分析补充马克思理论的思潮当中，法兰克福学派以其独特的整合思维、较广的整合维度、较深的整合限度、较大的理论整合成就和影响力脱颖而出，成为“综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典范。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是特别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的。

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理论的学者中，比较著名的是马丁·杰伊。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考察，并以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理论为线索对该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指出法兰克福学派自霍克海默起就把精神分析作为其基本要素，并伴随着整个批判理论的发展。菲尔·斯莱特所著《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一书分专题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背景、社会批判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美学等进行了分别的叙述，并对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有了一个评注。斯莱特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在综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时所显示出的折衷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由于把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协调起来的尝试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以前者损害后者的不成功的结合”⁶。此外，海马特·杜比尔的《理论与政治——批判理论研究》⁷、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它的历史、理论和政治重要性》⁸及巴托莫尔的《法兰克福学派》⁹，这些著作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过程和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在历史经验中论证批判理论的意义及其有效性，其中有部分章节提及了法兰克福学派援引精神分析的历史。大卫·海尔德的《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¹⁰一书，主要从工具理性批判、

⁶ 菲尔·斯莱特：《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⁷ Helmut Dubiel, *Theory and Politics: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5.

⁸ W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⁹ 巴托莫尔：《法兰克福学派》，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版。

¹⁰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0.